

第十通第七種  
文獻通考

第一冊

馬端臨撰

御製重刻文獻通考序

朕允儒臣之請校刊三通通典既竣卽以文獻通考付之剞劂是書曾蒙

皇祖聖祖仁皇帝命禮臣補訂殘缺

御製序文梓行宇內顧簡帙緜重年久不無漫漶今悉仿十三經二十二史成式刊訂蓋於是家有其書矣朕惟會通古今該洽載籍薈萃源流綜統同異莫善於通考之書其考覈精審持論平正上下數千年貫穿二十五代於制度張弛之迹是非得失之林固已燦然具備矣

夫帝王之治天下也有不敝之道無不敝之法綱常倫理萬世相因者也忠敬質文隨時損益者也法久則必變所以通之者必監於前代以爲之折衷大哉我

聖祖之序曰有治人無治法師古者師其意不師其迹誠體此意而因其可因損益其所當革因時以制宜理得而事舉則是編也誠考據之資可以羽翼經史裨益治道豈淺鮮也哉是爲序

乾隆戊辰冬十二月

文獻通考

鄧陽馬端臨貴與著

自序

昔荀卿子曰欲觀聖王之跡則於其粲然者矣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然則考制度審憲章博聞而強識之固通儒事也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制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鑑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咸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制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竊嘗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制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制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制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制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願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唐杜岐公始作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之天寶凡歷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其後宋白嘗續其書至周顯德近代魏了翁又作國朝通典然宋之書成而傳習者少魏嘗屬藁而未成書今行於世者獨杜公之書

文獻通考 自序

耳天寶以後蓋闕焉有如杜書綱領宏大考訂該洽固無以議為也然時有古今述有詳略則夫節目之閒未為明備而去取之際頗欠精審不無遺憾焉蓋古者因田制賦賦乃米粟之屬非可析之於田制之外也古者任土作貢貢乃包籠之屬非可雜之於稅法之中也乃若敘選舉則秀孝與銓選不分敘典禮則經文與傳注相汨敘兵則蓋遺賦調之規而姑及成敗之跡諸如此類寧免小疵至於天文五行藝文歷代史各有志而通典無述焉馬班二史各有諸侯王列侯表范曄東漢書以後無之然歷代封建王侯未嘗廢也王溥作唐及五代會要首立帝系一門以敘各帝歷年之久近傳授之始末次及后妃皇子公主之名氏封爵後之編會要者倣之而唐以前則無其書凡是二者蓋歷代之統紀典章係焉而杜書亦復不及則亦未為集著述之大成也愚自蚤歲蓋嘗有志於綴緝顧百憂薰心三餘少暇吹乎已澀汲綆不修豈復敢以斯文自詭昔夫子言夏殷之禮而深慨文獻之不足徵釋之者曰文典籍也獻賢者也生乎千百載之後而欲尚論千百載之前非史傳之實錄具存何以稽考儒先之緒言未遠足資討論雖聖人亦不能臆為之說也竊伏自念業紹箕裘家藏墳索插架之收儲趨庭之問答其於文獻蓋庶幾焉管恐一旦散軼失墜無以屬來哲是以忘其固陋輒加考評旁搜遠紹門分彙別曰田賦曰錢幣曰戶口曰職役曰征權曰市糴曰土貢曰國用曰選舉曰學校曰職官曰郊社曰宗廟曰王禮曰樂曰兵曰刑曰輿地曰四裔俱倣通典之成規自天寶以前則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備離析其門類之所未詳自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則

續而成之曰經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緯曰物異則通典元未有論述而採摭諸書以成之者也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以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證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紀錄凡一話一言可以訂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其載諸史傳之紀錄而可疑稽諸先儒之論辨而未當者研精覃思悠然有得則竊善己意附其後焉命其書曰文獻通考為門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而其每門著述之成規考訂之新舊各以小序詳之昔江淹有言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誠以志者憲章之所繫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陳壽號善敘述李延壽亦稱究悉舊事然所著二史俱有紀傳而獨不克作志重其事也況上下數千年貫串二十五代而欲以末學陋識操觚窺定其開離復窮者盡氣劇目鉅心亦何所發明聊藉見聞以備遺忘耳後之君子儻能芟繁蕪增闕略於其仰屋之勤而俾免於覆車之愧庶有志於經邦稽古者或可考焉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自私自也故天子之地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王畿之內復有公卿大夫采地祿邑各私其土子其人而子孫世守之其土壤之肥磽生齒之登耗視之如其家不煩考覈而姦偽無所容改其時天下之田悉屬於官民仰給於官者也故受田於官食其力而輸其賦仰事俯育一視同仁而無甚貧富之民此三代之制也秦始以宇內自私一人獨運於其上而守宰之任驟更數易視其地如傳舍而閭里之情偽雖賢且智者不能周知也守宰之遷

除其歲月有限而田土之遺受其森傲無窮故秦漢以來官不復可授田遂為庶人之私有亦其勢然也雖其間如元魏之泰和隋唐之貞觀稍復三代之規然不久而其制遂墮者蓋以不封建而井田不可復行故也三代而上天下非天子所得私也秦廢封建而始以天下奉一人矣三代以上田產非庶人所得私也秦廢井田而始捐田產以予百姓矣秦於其當與者取之所當取者與之然所製既久反古實難欲復封建是自割裂其土宇以啟紛爭欲復井田是強奪民之田畝以召怨讟書生之論所以不可行也隨田之在民者稅之而不復問其多寡始於商鞅隨民之有田者稅之而不復視其丁中始於楊炎三代井田之良法壞於魏唐租庸調之良法壞於炎二人之事君子所蓋稱而後之為國者莫不一遵其法一或變之則反至於煩擾無稽而國與民俱受其病則以古今異宜故也作田賦考第一敘歷代因田制賦之規而以水利屯田官田附焉凡七卷

生民所資曰衣與食物之無關於衣食而實適於用者曰珠玉五金先王以為衣食之具未足以周民用也於是以適用之物作為貨幣以權之故上古之世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刀布即古幣之名然珠玉黃金為世難得之貨至若權輕重通貨富而可以通行者惟銅而已故九府圖法自周以來未之有改也然古者俗朴而用簡故錢有餘後世俗侈而用糜故錢不足於是錢之直日輕錢之數日多數多而直輕則其致遠也難自唐以來始創為飛券鈔引之屬以通商賈之厚齋貿易者其法蓋執券引以取錢而非以券引為錢也宋慶曆以來始有交子建炎以來東南始有會子自交

會既行而始直以楮為錢矣夫珠玉黃金可貴之物也銅雖無足貴而適用之物也以其可貴且適用者制幣而通行古人之意也至於以楮為幣則始以無用為用矣舉方尺腐敗之券而足以奔走一世寒藉以衣饑藉以食貧藉以富蓋未之有然銅重而楮輕鼓鑄繁難而印造簡易今捨其重且難者而用其輕且易者而又下免犯銅之禁上無搜銅之苛亦一便也作錢幣考第二凡二卷

古者戶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後世生齒繁而多蠢惰之輩鈞是人也古之人方其為士則道問學及其為農則力稼穡及其為兵則善戰陣投之所向無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萬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國而扞城其民民眾則其國強民寡則其國弱蓋當時國之興立者民也光祿既分風氣日溥民生其間才益乏而智益劣士拘於文墨而授之介胄則慚農安於犁鋤而問之刀筆則廢以至九流百工釋老之徒食土之毛者日以繁夥其肩摩袂接三屏不足以滿隅者總總也於是民之多寡不足為國之盛衰官既無藉於民之材而徒欲多為之法以征其身戶調口賦日增月益上之人厭棄賤薄不倚民為重而民益窮苦憔悴祇以身為累矣作戶口考第三敘歷代戶口之數與其賦役而以奴婢占役附焉凡二卷

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里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軍旅則執干戈與土木則親畚鍤調征行則負羈縲以至追胥力作之任其事不同而皆役於官者也役民者逸役於官者勞其理則然則鄉長里正非役也後世乃虐用其民為鄉長

里正者不勝誅求之苛各明避免之意而始命之曰戶役矣唐宋而後下之任戶役者其費日重上之贖戶役者其制日詳於是日差日僱日義紛紜雜糅而法出處生莫能禁止噫成周之里宰黨長皆有祿秩之命官兩漢之三老嗇夫皆有譽望之名士蓋後世之任戶役者也曷嘗凌暴之至此極乎作職役考第四敘歷代役法之詳而以復除附焉凡二卷

征權之途有二一曰山澤茶鹽坑冶是也二曰關市酒酤征商是也蓋言利者則曰官當食租衣稅而已而欲與民庶爭貨殖之利非王者之事也善言利者則曰山海天地之藏而豪強擅之關市貨物之聚而商賈擅之取之於豪強商賈以助國家之經費而毋專仰給於百姓之賦稅是崇本抑末之意乃經國之遠圖也自是說立而後之加詳於征權者莫不以藉口征之不已則併其利源奪之官自煮鹽酤酒採茶鑄鐵以至市易之屬利源日廣利額日重官既不能自辦而豪強商賈之徒又不可復擅然既以立為課額則有司者不在其虧減於是又為均派之法或計口而課鹽錢或望戶而權酒酤或於民之有田者計其頃畝令於賦稅之時帶納以求及額而征權徧於天下矣蓋昔之權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權有識者知其苛橫而國計所需不可止也作征權考第五首敘歷代征商之法

鹽鐵始於齊則次之權酤始於漢權茶始於唐則又次之雜征敘者若津渡開架之屬以至漢之告緡唐之率貨宋之經總制錢皆衰世一切之法也又次之凡六卷市者商賈之事也古之帝王其物貨取之任土所貢而

此為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有餘未有國家而市物者也而市之說則昉於周官之泉府後世因之曰均輸曰市易曰和買皆以泉府藉口者也權者民庶之事古之帝王其米粟取之什一而賦而有餘未有國家而糴粟者也而糴之說則昉於齊桓公魏文侯之平糴後世因之曰常平曰義倉曰和糴皆以平糴藉口者也然泉府與平糴之立法也皆所以便民方其滯於民用也則官買之糴之及其適於民用也則官賣之糴之蓋悉遷有無曲為貧民之地初未嘗有一毫征利富國之意然沿襲既久古意浸失其市物也亦諉曰權蓄買居貨待價之謀及其久也則官自效商賈之為而指為富國之術矣其糴粟也亦諉曰球貧民穀賤錢荒之弊及其久也則官未嘗有及民之惠而徒利積粟之入矣至其極弊則名曰和買和糴而強配數目不給價直鞭笞取足視同常賦蓋古人恤民之事後世反藉以厲民不可不究其顛末也作市糴考第六凡

二卷

禹貢八州皆有貢物而冀州獨無之甸服有米粟之輸而餘四服俱無之說者以為王畿之外八州俱以田賦所當供者市易所貢之物故不輸粟然則土貢即租稅也漢唐以來任土所貢無代無之著之令甲猶曰當其租入然叔季之世務為苛橫往往租自租而貢自貢矣至於珍禽奇獸裘服異味或荒淫之君降旨取索或姦諂之臣希意創貢往往有出於經常之外者甚至措留官賦陰增民輸而命之曰羨餘以供貢奉上下相蒙苟悅其名而於百姓則重困矣作土貢考第七凡一卷  
賈山至言曰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

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而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然則國之廢興非財也財少而國延財多而國促其效可觀矣然自周官六典有天府又有王府內府且有惟王不會之說後之為國者因之兩漢財賦曰大農者國家之帑藏也曰少府曰水衡者人主之私蓄也唐既有轉運度支而復有瓊林大盈宋既有戶部三司而復有封樁內藏於是天下之財其歸於上者復有公私萃侈僻王至糜外府以供耳目之娛故財匱而其民怨此又歷代制國用者龜鑑也作國用考第八敘歷代財計首末而以漕運賑恤鑄貨附焉凡五卷

古之用人德行爲首才能次之虞朝載采亦有九德周家賓興考其德行於才不屑屑也兩漢以來刺史守相得以專辟召之權魏晉而後九品中正得以司人物之柄皆考之以里閭之毀譽而試之以曹掾之職業然後俾之入備王宮以階清顯蓋其爲法雖有愧於古人德行之舉而猶可以得才能之士也至於隋而州郡僚屬皆命於銓曹摺紳發軔悉由於科目自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而已於是勘籍小吏得以司升沈之權自以科目取士而所試者詞章而已於是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夫其始進也試之以操觚末技而專主於詞章其既仕也付之於勘籍小吏而專校其資格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者矣然此二法者歷數百年而不可以復更一或更之則蕩無法度而僥倖者愈不可澄汰亦獨何哉又古人之取士蓋將以官之三代之時法制雖簡而考核本明毀譽既公而賢愚自判往往當

時士之被舉者未有不入官初非有二途也降及後世巧僞日甚而法令亦滋多遂以科目爲取士之途銓選爲舉官之途二者各自爲防閑檢柅之法至唐則以試士屬之禮部試吏屬之吏部於是科目之法銓選之法日新月異不相爲謀蓋有舉於禮部而不得官者不舉於禮部而得官者而士之所以進身之途轍亦復不一不可比而同之也於是立舉士舉官兩門以該之作選舉考第九凡十二卷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所謂學校至不一也然惟國學有司樂司成專主教事而州閭鄉黨之學則未聞有司職教之任者及考周禮地官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孟月屬民而讀法祭祀則以禮屬民州長掌其州之教治政令考其德行道藝糾其過惡而勸戒之然後知黨正即一黨之師也州長即一州之師也以下之爲比長閭胥上之爲鄉遂大夫莫不皆然蓋古之爲吏者其德行道藝俱足以爲人之師表故發政施令無非教也以至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蓋役之則爲民教之則爲士官之則爲吏釣是人也秦漢以來儒與吏始異趨政與教始殊途於是曰郡守曰縣令則吏所以治其民曰博士官曰文學掾則師所以教其弟子二者漠然不相爲謀所用非所教所教非所用士方其從學也曰習讀及進而登仕版則棄其詩書禮樂之舊習而從事乎簿書期會之新規古人有言曰吾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後之爲吏者皆以政學者也自其以政學則儒者之學術皆筌蹄也國家之學官皆芻狗也民何由而見先王之治哉又况榮途捷徑旁午雜出蓋未嘗由學而升者滔滔也

於是所謂學者姑視為粉飾太平之一事而庸人俗吏直以為無益於興衰理亂之故矣作學校考第十敘歷代學校之制及祠祭喪贈先聖先師之首末幸學養老之儀而郡國鄉黨之學附見焉凡七卷

古者因事設官量能授職無清濁之殊無內外之別無文武之異何也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義和掌樂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財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詭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於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於是審音治歷醫祝之流特設其官以處之謂之雜流擯不得與指紳伍而官之清濁始分矣昔在成周設官分職綴衣趨馬俱顯俊之流官伯內宰盡與賢之侶逮夫漢代此意猶存故以儒者為侍中以賢士備郎署如周昌袁盎汲黯孔安國之徒得以出入宮禁陪侍晏私陳誼格非拾遺補過其才能卓異者至為公卿將相為國家任大事霍光張安世是也中漢以來此意不存於是非閹宦嬖倖不得以日侍宮庭而賢能指紳特以之備員表著漢有宮中府中之分唐有南司北司之黨職掌不相為謀品流亦復殊異而官之內外始分矣古者文以經邦武以撥亂其在大臣則出可以將入可以相其在小臣則籌筆可以待問荷戈可以前驅後世人才日衰不供器使司文墨者不能知戰陣被介冑者不復識簡編於是官人者制為左右兩選而官之文武始分矣至於有侍中給事中之官而未嘗司宮禁之事是名內而實外也唐以來以侍中為三公官以處勳臣又為之並不預以太尉司馬之官而未嘗司兵戎之事是官中之事

名武而實文也大尉漢承秦以為三公然猶掌武事也唐以後亦為三公宋時呂夷簡王旦韓琦皆至太尉非武臣也為三公馬周官掌兵至漢元或以後為三公亞於司徒乃後來執政之任亦非武臣也太常有卿佐而未嘗審音樂將作有監貳而未嘗譜管繕不過為儒臣養望之官是名濁而實清也尚書令在漢為司贖小吏而後世則為大臣所不敢當之官官校尉在漢為兵師要職而後世則為武弁所不齒之冗秩尚書令漢初其秩至卑銅章青綬主官案文書而已至唐則為三品長官高祖入長安時太宗以秦王為之後郭子儀以勳位當拜以太宗曾為之辭不敢受自後至宋無敢拜此官者漢入校尉領諸軍皆尊顯之官宰相之罷政者至為城門校尉又司隸校尉督察三輔彈劾方卿其權至雄尊護羌校尉護烏桓校尉皆領重兵鎮方面乃大帥之職至宋時校尉副蓋官之名同而尉為武職初階不入品從至為冗盛古今之崇卑懸絕如此參稽互考曲暢旁通而因革之故可以類推作職官考第十一首敘官制次序官數內官則自公師宰相而下外官則自州牧郡守而下以至散官祿秩品從之詳凡二十一卷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苟卿子曰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父子相傳以持王公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然則義者祭之理也數者祭之儀也古者人習於禮故家國之祭祀其品節儀文祝史有司皆能知之然其義則非儒宗講師不能明也周衰禮廢而其儀亡矣秦漢以來諸儒口耳所授簡冊所載特能言其義理而已載記是也儀禮所言止於卿士大夫之禮六典所載特以其有關於職掌者則言之而國之大祀蓋未有能知其品節儀文者漢鄭康成深於禮學作為傳註頗能補經之所未備然以譏緯之言而釋經以秦漢之事而擬三代此其所以舛也蓋古者郊與明堂之祀祭天而已秦漢始有

五帝泰一之祠而以古者郊祀明堂之禮禮之蓋出於方士不經之說而鄭注禮經二祭曰天曰帝或以為靈威仰或以為耀靈寶璽方士緯書之荒誕而不知其非夫禮莫先於祭祭莫重於天而天之名義且乖異如此則其他節目注釋雖復博瞻不知其果得禮經之意否乎王肅諸儒雖引正論以力排之然魏晉以來祀天之禮嘗參酌王鄭二說而迭用之竟不能偏廢也至於禘祫之節宗祧之數禮經之明文無所稽據而注家之聚訟莫適折衷其叢雜抵牾與郊祀之說無以異也近世三山信齋楊氏得考亭勉齋之遺文與義著為祭禮一書詞義正大考訂精核足為千載不刊之典然其所述一本經文不復以注疏之說攙補故經之所不及者則闕略不接續杜氏通典之書有祭禮則參用經註之文兩存王鄭之說雖通暢易曉而不如楊氏之純正今並錄其說次及歷代祭祀禮儀本末而唐開元宋政和二禮書中所載諸祀儀注併詳著焉作郊祀考第十二以敘古今天神地祇之祀首郊次明堂次后土次雩次五帝次日月星辰寒暑次六宗四方次社稷山川次封禪次高禘次八蜡次五祀次籍田祭先農次親蠶祭先蠶次祈禱次告祭而後以雜祠淫祠終焉凡二十三卷作宗廟考第十三以敘古今人鬼之祀首國家宗廟次時享次祫禘次功臣配享次祠先代君臣次諸侯宗廟而以大夫士庶宗廟時享終焉凡十五卷

古者經禮禮儀皆曰三百蓋無有能知其節目之詳者矣然總其凡有五曰吉凶軍賓嘉舉其大有六曰冠昏喪祭鄉相見此先王制禮之略也秦漢而後因革不同有古有而今無者如大射聘禮士相見鄉飲酒投壺之

類是也有古無而今有者如聖節上壽上尊號拜表之類是也有其事通乎古今而後世未嘗制爲一定之禮者若臣庶以下冠昏喪祭是也凡若是者皆本無沿革不煩紀錄而通乎古今而代有因革者惟國家祭祀學校選舉以至朝儀巡狩田獵冠冕服章圭璧符璽車旗鹵簿及凶禮之國恤耳今除國祀學校選舉已有專門外朝儀已下則總謂之王禮而備著歷代之事迹焉蓋本晦庵儀禮經傳通解所謂王朝之禮也其本無沿革者若古禮則經傳所載先儒所述自有專書可以尋求毋庸贅敘若今禮則雖不能無失而議禮制度又非書生所得預聞也是以亦不復措辭焉作王禮考第十四凡二十二卷

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矣故審樂以知政蓋言樂之正哇有關於時之理亂也然自三代以後號爲歷年多施擇久而民安樂之者漢唐與宋漢莫盛於文景之時然至孝武時河間獻王始獻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隸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廟皆非雅聲至哀帝時始罷鄭聲用雅樂而漢之運祚且移於王莽矣唐莫盛於貞觀開元之時然所用者多教坊俗樂太常閤工人常隸習之其不可教者乃習雅樂然則其所謂樂者可知矣宋莫盛於天聖景祐之時然當時胡瑗李照阮逸范鎮之徒率率以律呂未諧聲音未正爲憂而卒不克更置至政和時始製大晟樂自謂古雅而宋之士宇且陷入女真矣蓋古者因樂以觀政而後世則方其發政施仁之時未暇制樂及其承平之後綱紀法度皆已具舉敵國外患皆已銷亡君相他無所施爲學士大夫他無所論說然後始及制樂樂既成而政已秬國已

衰矣昔隋開皇中制樂用何妥之說而擴萬寶常之議及樂成寶常聽之泣然曰樂聲淫厲而哀不久天下將盡噫使當時一用寶常之議能抹隋之亡乎然寶常雖不能制樂以保隋之長存而猶能聽樂而知隋之必亡其宿悟神解亦有過人者竊嘗以爲世之興衰理亂固未必由樂然若欲議樂必如師曠州鳩萬寶常王令言之徒其自待之妙豈有法之可傳者而後之君子乃欲強爲議論究律呂於黍之縱橫求正哇於聲之清濁或證之以殘缺斷爛之簡編理沒銷蝕之尺量而自謂得之何異刻舟覆蕉叩樂捫燭之爲愚固不知其說也作樂考第十五首敘歷代樂制次律呂制度次八音之屬各分雅部胡部俗部以盡古今樂器之本末次樂縣次樂歌次樂舞次散樂鼓吹而以徹樂終焉凡十五卷

按周官小司徒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教練之數也司馬法地方一里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故凡食土之毛者除老弱不任事之外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備甸六十四井爲五百一十二家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六家調發共出一人也每甸始通以中地二家五人計之五百一十二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調發方及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

道也後世士自爲士農自爲農工商末技自爲工商末技凡此四民者平時不識甲兵爲何物而所謂兵者乃出於四民之外故爲兵者甚寡知兵者甚少一有征戰則盡數驅之以當鋒及無有休息之期甚則以未嘗訓練之民而使之戰是棄民也唐宋以來始專用募兵於是兵與民判然爲二途諺曰教養於平時而驅用於一旦然其季世則兵數愈多而驕悍而劣弱爲害不淺不惟足以疲國力而反足以促國祚矣作兵考第十六首敘歷代兵制次禁衛及郡國之兵次教閱之制次車戰舟師馬政軍器凡十三卷

昔漢陳咸言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蓋漢承秦法過於嚴酷重以武宣之君張趙之臣淫刑喜殺習以爲常咸之言蓋有激也竊嘗以爲制由是觀之咸言尤爲可味也漢文除肉刑善矣而以髡笞代之髡法過輕而略無懲創笞法過重而至於死亡其後乃去笞而獨用髡滅死罪一等卽止於髡鉗進髡鉗一等卽入於死而深文酷吏務從重比故死刑不勝其眾魏晉以來病之然不知減笞數而使之不死乃徒欲復肉刑以全其生肉刑卒不可復遂獨以髡鉗爲生刑所欲活者傳生議於是傷人者或折腰體而髡其毛髮所欲陷者與死比於是犯罪者既已刑殺而復誅其宗親輕重失宜莫此爲甚及隋唐以來始制五刑曰笞杖徒流死此五者卽有虞所謂鞭朴流宅雖聖人復起不可偏廢也若夫苟慕輕刑之名而不恤惠姦之患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俾無辜罹毒虐者抱沈寃



而其伸而無文利賦賄者無後患之可惕則亦非聖人  
明刑弼教之本意也作刑考第十七首刑制次徒流次  
詳讞次贖刑教有凡十二卷

昔秦燔經籍而獨存醫藥卜筮種樹之書學者抱恨終  
古然以今考之易與春秋二經首末具存詩亡其六篇  
或以爲筮詩元無其辭是詩亦未嘗亡也禮本無成書  
載記雜出漢儒所編儀禮十七篇及六典最晚出六典  
僅亡冬官然其書純駁相半其存亡未足爲經之疵也

獨虞夏商周之書亡其四十六篇耳然則秦所燔除書  
之外俱未嘗亡也若醫藥卜筮種樹之書當時雖未嘗  
廢錮而並無一卷流傳至今者以此見聖經賢傳終古  
不朽而小道異端雖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惡爲之

興廢也漢隋唐宋之史俱有藝文志然漢志所載之書  
以隋志考之十已亡其六七以宋志考之隋唐亦復如  
是豈亦秦爲之厄哉昌黎公所謂爲之也易則其傳之

也不遠豈不信然夫書之傳者已鮮傳而能著者加鮮  
蓄而能閱者尤加鮮焉宋皇祐時命名儒王堯臣等作  
崇文總目記館閣所儲之書而論列於其下方然止及

經史而亦多缺略子集則但有其名目而已近世昭德  
電氏公武有讀書記直齋陳氏振孫有書錄解題皆聚  
其家藏之書而評之今所錄先以四代史志列其目其

存於近世而可考者則採諸家書目所評并旁搜史傳  
文集雜說詩話凡議論所及可以紀其著作之本末考  
其流傳之真偽訂其文理之純駁者則具載焉俾覽之

者如入羣玉之府而問木天之藏不特有其書者稍加  
研窮即可以洞究旨趣雖無其書者味茲題品亦可粗  
窺端倪蓋殫見洽聞之一也作經籍考第十八經之類

十有三史之類十有四子之類二十有二集之類六凡  
七十六卷

昔太史公言儒者斷其義馳說者聘其辭不務綜其始  
終蓋識世之學者以空言著書而歷代統系無所考訂  
也於是作爲三代世表自黃帝以下譜之然五帝之事

遠矣而遷必欲詳其世次按圖而索往往抵牾故歐陽  
公復譏其不能缺所不知而務多聞以爲勝然自三代  
以後至於近世史牒所載昭然可考始學者童而習之

屈伸指而得其大槩至其傳世歷年之延促枝分派別  
之遠近粹然而間離華顛鉅儒不能以遠對則以無統  
系之書故也今倣王溥唐及五代會要之體首敘帝王

之姓氏出處及其享國之期改元之數以及各代之始  
終次及后妃皇子公主皇族其可考者悉著於篇而歷  
代所以尊崇之禮册命之儀并附見焉作帝系考第十

九凡十卷

封建莫知其所從始也禹塗山之會號稱萬國湯受命  
時凡三千國周定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國至春  
秋之時見於經傳者僅一百六十五國而蠻夷戎狄亦

在其中蓋古之國至多後之國日寡國多則土宜促國  
少則地宜曠而夷考其故則不然試以殷周土世言之  
殷契至成湯八遷史以爲自商而砥石自砥石而復居

商又自商而亳周棄至文王亦屢遷史以爲自郟而幽  
自幽而岐自岐而豐夫湯七十里之國也文王百里之  
國也然以所遷之地考之蓋有出於七十里百里之外

以孚信於一方人心翕然歸之故其子孫因之遂君其  
地或有災否則轉徙他之而人心歸之不能釋去故隨  
其所居皆成都邑蓋古之帝王未嘗以天下爲己私而

古之諸侯亦未嘗視封內爲己物上下之際均一至公  
非如後世分疆畫土爭城爭地必若是其截然也秦既  
滅六國舉宇內而郡縣之尺土一民始皆視爲已有再

傳而後劉項與羣雄其裂其地而分王之高祖既誅項  
氏之後凡當時諸侯王之自立者與爲項氏所立者皆  
擊滅之然後裂土以封韓彭英盧張吳之屬蓋自是非

漢之功臣不得王矣逮數年之後反者九起異姓諸侯  
王多已夷滅於是悉取其地以王子弟親屬如荆吳齊  
楚淮南之類蓋自是非漢之同姓不得王矣然一再傳

而後買誼電錯之徒拳拳有諸侯強大之慮以爲親者  
無分地而疏者偏天子必爲子孫之憂於是或分其國  
或削其地其負強而動如七國者則六師移之蓋西漢

之封建其初則勦滅異代所封而以昇其功臣繼而勦  
滅異姓諸侯而以昇其同宗又繼而勦滅疏屬劉氏王  
而以昇其子孫蓋檢制益密而猜防益深矣昔湯武雖

以征伐取天下然商惟十一征周惟滅國者五十其餘  
諸侯皆襲前代所封未聞盡以宇內易置而封其私人  
周雖大封同姓然文昭武穆之邦與國咸休亦未聞成

康而後復畏文武之族偏而必欲夷滅之以建置之  
子孫也愚嘗謂必有公天下之心而後可以行封建自  
其出於公心則選賢與能而小大相維之勢足以綿千

載自其出於私心則忌疏畏偏而上下相猜之形不能  
以一朝居矣景武之後合諸侯王不得治民補吏於是  
諸侯雖有君國子民之名不過食其邑入而已土地甲

兵不可得而擅矣然則漢雖懲秦之弊復行封建然爲人上者苟慕美名而實無唐虞三代之公心爲諸侯者既獲裂土則遽欲效春秋戰國之餘習故不久而遂廢遠漢之亡讓者以爲乏藩屏之助而成孤立之勢然愚又嘗考歷代之故魏文帝忌其諸弟帝子受封有同幽黎再傳之後主勢稍弱司馬氏父子即攘臂取之會無顧憚晉武封國至多宗藩強壯俱自得以領兵卒置官屬可謂懲魏之弊矣然八王首難阻兵安忍反以召五胡之變宋齊皇子俱童孺當方面名爲藩鎮而實受制於典義長史之手每一易主則前帝之子孫殲焉而運祚卒以不承梁武享國最久諸子孫皆以盛年雄材出爲邦伯專制一方可謂懲宋齊之弊矣然諸王擁兵相置君父卒不能止侯景之難然則魏宋齊疏忌骨肉固以取亡而晉梁崇獎宗藩亦不能抹亂於是封建之得失不可復議而王綰李斯陸士衡柳宗元輩所論之是非亦不可得而偏廢矣今所論者三皇而後至春秋之前國名之見於經傳而事迹可考者略著之如其工防風氏以至鄒鄒樊槍之類是也春秋十二列國既有太史世家詳其事迹不復贅敘姑紀其世代歷年而已若諸小國之事迹見於春秋三傳雜記者則做世家之例敘其梗概都莒許滕以下是也漢初諸侯王子侯功臣外戚恩澤侯則悉本馬班二史年表東漢以後無年表可據則採摭諸傳各訂其受封傳授之本末而備著焉列侯不世襲始於唐親王不世襲始於宋則姑志其始受封者之名氏而已作封建考第二十九十八卷昔三代之時俱有太史其所職掌者察天文記時政蓋合占候紀載之事以一人司之漢時太史公掌天官不

治民而紳史記金匱石室之書猶是任也至宣帝時以其官爲合行太史公文書其修撰之職以他官領之於是太史之官唯知占候而已蓋必二任合而爲一則象緯有變紀錄無遺斯可以考一代天文運行之常變而推其休祥然二任之曠廢離隔不相爲謀蓋已久矣昔春秋日食不書日而史氏以爲官失之可見當時掌占候與司紀載者各爲一人故疏略如此又嘗考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而日食三十六自魯定公十五年至漢高帝之三年其間二百九十三年而搜考史傳書日食凡七而已然則遺缺不書者多矣自漢而後史錄具在天下一家之時紀載者遞相沿襲無以知其得失也及南北分裂之後國各有史今考之南自宋武帝永初元年至陳後主禎明二年北自魏明帝泰常五年至隋文帝開皇八年此一百六十九年之間南史所書日食僅三十六而北史所書乃七十九其間年歲之相合者纔二十七又有年合而月不合者夫同此一蒼旻也食於北者其數過倍於南理之所必無者而又日月不相照合豈天有二日乎蓋史氏之差謬抵牾其失大矣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雖庸奴舉目可知而所書薄蝕之謬且如此則星辰之運留伏逆陵犯往來其所紀述豈足憑乎按漢武帝以日無精光邪氣連昏之事問侍詔李入禁中而以漢志考之終哀帝時不言日無精光之事光武建武五年亦不言客星見於李尋嚴星事亦可證其疏略也姑述故事廣異聞耳天文志莫詳於晉隋至丹元子之步天歌尤爲簡明宋兩朝史志言諸星去極之遠近中興史志採近世諸儒之論亦多前史所未發故擇其尤明暢有味者具列於篇作象緯考第二十一首三垣二十八宿之星名度數次天漢

起沒次日月五星行度次七曜之變次雲氣凡十七卷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蓋天地之間有妖必有祥因其氣之所感而證應隨之自伏勝作五行傳班孟堅而下踵其說附以各代證應爲五行志始言妖而不言祥然則陰陽五行之氣獨能爲妖孽而不能爲禎祥乎其亦不達理矣雖然妖祥之說固未易言也治世則風風見故有虞之時有來儀之祥然漢桓帝元嘉之初靈帝光之際風風亦屢見矣而桓靈非治安之時也誅殺過當其應爲恆寒故秦始皇時有四月雨雪之異然漢文帝之四年亦以六月雨雪矣而漢文帝非淫刑之主也斬蛇夜哭在秦則爲妖在漢則爲祥而繫謂之龍蛇之孽可乎僵樹蟲文在漢昭帝則爲妖在宣帝則爲祥而繫謂之木不曲直可乎前史於此不得其說於是穿鑿附會強求證應而罕有所不通竊嘗以爲物之反常者異也其祥則爲風風麒麟甘露醴泉慶雲芝草其妖則山崩川竭水湧地震豕禍魚孽妖祥不同然皆反常而罕見者均謂之異可也故今取歷代史五行志所書并旁搜諸史本紀及傳記中所載祥瑞隨其朋類附入各門不曰妖不曰祥而總名之曰物異如恆雨恆暘恆燠恆寒恆風水潦火災之屬俱妖也不可言祥故仍前史之舊名至如魏晉時魚集武庫屋上前史所謂魚孽也若周武王之白魚入舟則祥而非孽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一爾故均謂之魚異秦孝公時馬生人前史所謂馬禍也若伏羲之龍馬負圖則祥而非禍然妖祥雖殊而其爲異亦一爾故均謂之馬異其餘鳥獸昆蟲草木金石以至童謠詩讖之屬前史謂之羽蟲毛蟲龍蛇之孽或曰詩妖華孽今所述皆並

載妖祥故不曰妖不曰孽而均以異名之其豕禍鼠妖則無祥可述故亦仍前史之舊名至於木不曲直者木失其常性而為妖如桑穀其生之類是也若兩木冰乃寒氣脇木而成冰其咎不在木也而劉向以兩木冰為木不曲直華孽者花失其常性而為妖如冬桃李華之類是也若冰花乃冰有異而結花其咎不在花也而唐志以冰花為華孽二者俱失其倫類今華而正之俱以入恆寒門附雨雹之後又前志以鼠妖為青膏青祥物自動為木沱金物自壞為金沱木其說俱後學所未論今以鼠妖青膏各自為一門而自動自壞直以其事名之庶覽者易曉云作物異考第二十二凡二十卷

昔堯時禹別九州至舜分為十二州周職方復分為九州州而又與禹異漢承秦分天下為郡國而復以十三州統之晉時分州為十九自晉以後為州架多所統架狹且建治之地亦不一所姑以揚州言之自漢以來或治歷陽或治壽春或治曲阿或治合肥或治建業而唐始治廣陵至南北分裂之後務為夸大僞置諸州以會稽為東揚京口為南徐廣陵為南兗歷陽為南豫歷城為南冀襄陽為南雍魯郡在禹迹為徐州而漢則屬豫州所領陳留在禹迹為豫州而晉則屬兗州所領離析磔裂循名失實而禹迹之九州架不復可考矣夾梁鄭氏曰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秀千古不易故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可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可遷故禹貢為萬世不易之書後之作史者主於郡縣故州縣移易其書遂廢矣善哉言也杜氏通典亦以歷代郡縣析於禹九州之中今所論著九州則以禹迹所統為準沿而下之

府州軍監則以宋朝所置為準派而上之而備歷代之沿革焉至冀之幽朔雍之銀夏南粵之交趾元未嘗入宋之職方者則以唐郡為準追考前代以補其缺而於每州總論之下復各為一圖先以春秋時諸國之可考者分入九州次則及秦漢晉隋唐宋所分郡縣考其地理悉以附禹九州之下而漢以來各州刺史州牧所領之郡其不合禹九州者悉改而正之作輿地考第二十三凡九卷

昔先王疆理天下制立五服所謂蠻夷戎狄其在要荒之際其詳不可得而知矣春秋所錄如蠻夷荆舒之屬也夷則萊夷之屬也戎則山戎北戎陸渾赤駒之屬也狄則赤狄白狄皋落鮮虞之屬也載之經傳如齊桓之所攘魏晉之所和其種類雖曰戎狄而皆錯處於華地故不容不有以制服而羈縻之至於沙磧之濱瘴海之外固未嘗窮兵黷武絕大漠踰懸度必欲郡縣其部落衣冠其旃毳以震耀當時而誇示後世也秦始皇既并六國始北卻匈奴南取百粵至漢武帝時東并朝鮮西收甘涼南開交趾珠厓北斥朔方河南以至車師大宛夜郎昆明之屬俱遣信使齎重賄招來而羈置之俾得通於上國窺其廣大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自是之後世謹梯航歷代載記所敘其風氣之差殊習俗之詭異可考而案至其世代傳授之詳則固不能以備知也作四裔考第二十四凡二十五卷

文獻通考自序

抄白

皇帝聖旨裏饒州路達魯花赤總管府承奉江浙等處  
 行中書省掾史周仁勞承行劄付近據本路申准弘文  
 輔道粹德真人關欽奉聖旨節該行法錄有本事的好  
 人教訪將來者今訪至本路竊見樂平州儒人馬端  
 臨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知前代之典章識當時之  
 體要所以見聞著成一書名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  
 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貢賦官職選  
 舉學校經籍郊祀封建戶口征役之屬可謂濟世之儒  
 有用之學解到繕寫文獻通考三百四十八卷并序目  
 共計六十八冊得此送據江浙儒司校勘得堪以傳授  
 移准中書省咨來咨饒州路申准弘文輔道粹德真人  
 關樂平州儒人馬端臨著成書曰文獻通考凡二十四  
 類三百四十八卷治國安民可謂濟世之儒令人繕寫  
 成帙官為鑲板以廣其傳得此行據本路繕寫完備計  
 六十八冊校勘無差本省今將文獻通考隨此發去咨  
 請照驗准此送據禮部呈翰林國史院考校得馬端臨  
 所著文獻通考凡二十四類三百四十八卷纂集古今  
 浩汗該博殫極精力用志良勤有益後學如蒙准呈移  
 咨本省於贍學錢糧內刻板印行相應具呈照詳得此  
 都省咨請依上刊印施行准此省府仰照驗依上施行  
 仍委自總管段通議提調選能書儒人真楷贍寫就令  
 馬端臨校勘無差於本路藥管贍學錢糧內計料合用  
 紙板工價兩平願買刊印具依准中省奉此照得近承  
 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劄付欽奉聖旨節該王真人根底  
 與五箇鋪馬教直南田地裏名山去處訪行法錄有  
 本事的好人有呵交各處官司依著在先世祖皇帝時

文獻通考 抄白

分起發好人的體例與氣力起發上來欽此除欽遵外  
 延祐五年十二月十八日准弘文輔道粹德真人關尋  
 訪至饒州路據本路儒學狀申准本路楊教授關該竊  
 見本路樂平州儒人馬端臨前宋宰相碧梧先生之子  
 昨蒙都省咨發再任衢州路柯山書院院長見類各路  
 儒學教授選內即日閑居聽除本儒行履端純詞章雅  
 麗家傳鼎鼐之譜幼緜館閣之儲知前代之典章識當  
 世之體要所以見聞著成書名曰文獻通考凡二十  
 四類三百四十八卷天文地理禮樂兵刑財用貢賦官  
 職選舉學校經籍郊祀封建戶口征役之屬凡於治道  
 有關者無不彪分彙列并井有條治國安民特舉而措  
 之耳此可謂濟世之儒有用之學其書本備用心二十  
 餘年卷帙繁多非可卒致今先將所定序目一本繳連  
 前去咨為轉申上司令人繕寫成帙校勘完備官為鑲  
 板以廣其傳非惟不負本儒平生所學抑且於世教有  
 所補益關請施行准此行據本路儒學申令儒人馬端  
 臨贍寫到所撰文獻通考序目一樣三本裝禱完備內  
 將二本繳申省府并集賢院照詳外將一本關發弘文  
 輔道粹德真人收管又准關文該於江浙行省計稟得  
 上項文集已行劄付貴路贍寫成帙解省去訖關請將  
 文獻通考贍寫成帙校勘無差裝禱發來呈院准此行  
 下儒學依上贍寫呈解延祐六年七月十二日承奉省  
 府劄付繕寫成帙校勘無差解省奉此行下本州委自  
 同知寶承直提調禮請馬端臨贍寫到文獻通考三百  
 四十八卷并序目共計六十八冊校正無誤裝禱完備  
 本路具解差人齎赴省府投呈去後今奉前因照得本  
 路元解文獻通考六十八冊雖奉省府劄付咨發都省

轉發翰林國史院考校得馬端臨所著文獻通考用志  
 良勤有益後學令本路總管段通議提調選能書儒人  
 贍寫刊印別不見發元解校勘過的本文籍為此總府  
 除已關請總管段通議依奉省府劄付所行提調外合  
 下仰照驗速為差委有俸人員禮請馬端臨親齎所著  
 文獻通考的本文籍赴路贍寫校勘刊印施行須至指  
 揮

右下樂平州准此

至治二年六月 日



進文獻通考表

臣壽衍言臣於延祐四年七月恭奉聖旨給賜驛傳令  
臣壽衍尋訪道行之士者臣竊謂野有遺賢非弓旌而  
莫致朝能信道必簡冊之是稽爰竭愚衷用于聖聽欽  
惟皇帝陛下勵精圖治虛已待人一視同仁若神堯之  
御下九功惟敘體大禹之協中陰陽順而風雨時禮樂  
興而刑罰中是皆陛下本乎清淨臻茲太平下至飛潛  
動植之被均被鼓舞甄陶之化使指所及雖芻蕘之言  
必詢人才之難由杞梓之朽弗棄是以采儒流之著述  
庶幾益聖主之謀猷臣伏觀饒州路樂平州儒人馬端  
臨乃故宋丞相廷鸞之子嘗著述文獻通考三百四十  
八卷總二十四類其書與唐杜佑通典相爲出入杜書  
肇自隆古以至唐之天寶今馬氏所著天寶以前者視  
杜氏加詳焉天寶以後至宋宣宗者又足以補杜氏之  
闕其二十四類類各有考一曰田賦二曰錢幣三曰戶  
口四曰職役五曰征權六曰市糴七曰土貢八曰國用  
九曰選舉十曰學校十一曰職官十二曰郊社十三曰  
宗廟十四曰王禮十五曰樂十六曰兵十七曰刑十八  
曰經籍十九曰帝系二十曰封建二十一曰象緯二十  
二曰物異二十三曰輿地二十四曰四裔其議論則本  
諸經史而可據其制度則會之典禮而可行思惟所作  
之勤勞恐致斯文之隱沒謹臚書於楮墨遠達於蓬  
萊幸垂乙夜之觀快觀五星之聚臣壽衍冒犯天威無  
任戰兢惶懼屏營之至臣壽衍誠惶誠恐頓首頓首謹  
言

延祐六年四月 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臣王壽

衍上表



文獻通考總目錄

卷第一 田賦考 凡七卷

歷代田賦之制 有唐至西漢

卷第二

歷代田賦之制 東漢至唐太宗

卷第三

歷代田賦之制 唐元宗至後唐

卷第四

歷代田賦之制 後晉至宋神宗

卷第五

歷代田賦之制 宋哲宗至寧宗

卷第六

水利田

卷第七

屯田 官田 籍田附

卷第八

錢幣考 凡二卷

卷第九

歷代錢幣之制 太學至唐

卷第十

戶口考 凡二卷

卷第十一

歷代戶口丁中賦役 夏至五代

卷第十二

職役考 凡二卷

卷第十三

歷代鄉黨版籍職役 黃帝至宋神宗

卷第十四 征權考 凡六卷

征商 關市

卷第十五

鹽鐵 礬 周至宋眞宗

卷第十六

鹽鐵 礬 宋神宗至寧宗

卷第十七

權酤 禁酒

卷第十八

權茶 坑冶

卷第十九

雜征 斂 山澤 津渡

卷第二十

市糴考 凡二卷

均輸 市易 和買

卷第二十一

常平 義倉 租稅 社會

卷第二十二

土貢考 凡一卷

卷第二十三

土貢考 凡一卷

卷第二十四

歷代國用 周至宋太祖

卷第二十五

歷代國用 宋眞宗至寧宗

卷第二十六

漕運

卷第二十七

賑恤

卷第二十八 選舉考 凡十二卷

舉士 周至隋

卷第二十九

舉士 唐

卷第三十

舉士 梁至宋眞宗

卷第三十一

舉士 宋仁宗至欽宗

卷第三十二

舉士 宋高宗至度宗

卷第三十三

賢良方正

卷第三十四

孝廉 武舉 任子

卷第三十五

童科 小學 東道 貨選進納 方伎

卷第三十六

舉官 虞至隋

卷第三十七

舉官 唐

卷第三十八

舉官 後唐至宋眞宗

卷第三十九

辟舉 考課

卷第四十

學校考 凡七卷

大學 有虞至東漢



